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长篇小说

流岚
◎ 著

走心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长篇小说

流岚
◎ 著

走心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心 / 流岚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 1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9309 - 6

I. ①走… II. ①流…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4776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6.5 字数: 22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第一章

半个月前的那个下午，江昊自己开着那台吉普车来到太阳河边。当时河水还异常悠闲地流着，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就像是在这片荒野间散步。

对于这条河，江昊实在是太熟悉了，太了解了。

当然，他在懂事时也就知道了在这一带流传已久的那个富有神秘色彩的传说。

这条河的名字是因那个传说而诞生的。

英雄后羿为造福世间，拉开强弓射掉了九颗太阳，其中一颗便落在这片山野之间。不知过了多少年，从这崇山峻岭中流淌出一条小溪，小溪里每一滴水都闪动着金子一般的光芒。渐渐地，小溪流成了小河，小河依然金光闪烁。小河流过的地方，山峰苍翠欲滴，土地飘散芳香。于是，最先来到这里的人，便给这条河起了这个响亮的名字——太阳河。这条河一直向东，直奔那条大江，只是在完达山南麓的这个地方又分出一个支流，汇入一个大湖。就这样，人们就叫这条太阳河的支流为星星河，那个大湖就叫月亮湖。

这些年，太阳河留给江昊的记忆实在是太深刻了。这片土地上生长的五谷，离不开这太阳河的浇灌。可很多时候人们又非常怕它，别看它平时总是温温柔柔地流淌着，可一旦夏天闪电和暴雨的鞭子抽在了它的身上，它便会暴跳如雷，发出万钧雷霆，扑向人们辛辛苦苦种植的庄稼……

江昊向西面太阳的方向望去，他只觉得放射着万道金光的太阳正向自己奔腾而来。

你看着吧，我一定要抢在你的前头！江昊在自己的心里大喊一声，然后一踩油门儿，吉普车便卷起一阵烟尘，飞向了远方那片飘散着清香的麦海……

三天三夜没有睡觉的江昊总算是稍稍地松了一口气。

太阳农场今年在星星河坝外种的一万五千亩小麦已经抢回了百分之八十。江昊在心里盘算着，只要再拼过今天这一夜，坝外就可以胜利告捷了。听天气预报讲，马上就要有特大降雨，太阳河上游的水文站也不断传来消息，水位已经超过历年来的最高纪录。喝着太阳河水长大的江昊，在记忆里忘不了那几次曾给农场造成巨大损失的水灾，哪一次都有很多人倾家荡产。平时冻死迎风站的汉子，蹲在被大水淹没了的庄稼地前痛哭失声，那情景至今记忆犹新。现在虽然水利工程有所加强，可这只是二十年一遇的工程，尤其是靠近星星河西岸的几个连队，地势低洼，大坝一旦决口，后果不堪设想。把坝外的小麦抢回来之后，就可以腾出一只手了，一边抢收坝内的小麦，一边加固加高星星河的堤坝。今年的庄稼长势超过任何一年，如果真能做到丰产丰收，农场的经济效益又会创造一个新的纪录。

江昊一边在心里盘算着，一边亲自开着北京吉普车，沿着太阳河南岸的山路向场部奔去。

临走时，司机小张还关切地说，江场长，你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我还是送你回去吧。

江昊望了望那辆正在抢修的收割机，皱着眉说，你原来是开这个的，有些毛病你能伸上手，我一个人回去就行了，今天晚上开完碰头会我就赶回来。

那，场长，你千万慢一点儿开呀。小张还是不放心地说。

放心吧，这条路我太熟了，保证没事儿。对了，你一会儿再到连队给场部打个电话，让办公室负责通知各位场领导，晚上七点钟准时开会。

远远地看到自己家的小院子变了样，两绳子新洗的衣服挂满了院子，就像军舰上的彩旗。

是平华回来了。江昊心中一喜，这些天自己早就顾不上家了，这几天小江柳的饭也不知道到谁家吃的。唉，我这当爸的真是不称职。这回好了，平华回来了。

房顶上那缕炊烟让江昊感到了一种温馨的气息。这半年来，他的生活里始终是那样单调而忙乱，吃饭和睡觉也好像成了可有可无的程序。小江柳常常噘着小嘴埋怨爸爸不管她，还一个劲儿地说，我要写信告诉妈妈，说你在家里虐待我。江昊笑着摸着她的头，小孩子，这算什么苦，和我小时候比，你简直就是掉在了福堆里。小江柳还是一脸的不服气，哎呀，老爸呀，你快别给我忆苦思甜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提你们当年那一套。你看我们班别同学，哪天不是衣服是衣服饭是饭，咱家可倒好，你的衣服还要我给洗，你要一做饭，不是夹生就是串烟。

江昊亲切地摸了摸女儿的脸：这不照样把你喂得这么胖吗？

反正我要告你的状，看妈妈回来怎么收拾你。

魏平华一看满身尘土一脸汗水的江昊，本想埋怨他几句，可话一出口，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意思，看你，怎么造成这个样子，你是一场之长啊，干吗什么事都要亲自动手？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这是一年当中最关键的时刻。江昊望着魏平华那张红润秀丽的脸，认真地说，班子人员本来就少，马上就到了防汛的最紧要时期，水库要人，坝上要人，还要抢收小麦，你说说，我不亲自上行吗？再说，黎书记的病……

怎么，黎书记的病又严重了？魏平华关切地问。

前几天我逼着他到分局医院做了检查，确诊是中晚期肝癌，虽

然他本人还不知道最后的结果，可他那么聪明的人，能猜不到吗？党委专门开了会，让他到北京去治病。江昊神情感伤地说。

那，那你就更应该多爱惜自己了，这么大个农场，你担子更重了，我又帮不了你什么。魏平华眼泪汪汪地说着，伸手摸了摸江昊那满是灰尘的脸，才半年，你就老了不少，我原来真是不想去进修，知道一走你们爷儿俩的日子就算……

江昊摸着魏平华的头发，轻轻地说，我和小柳也想你呀，可农场新进了几十万元钱的设备，你又是主治医生，医院只能让你去。现在好了，你不回来了吗，咱们家的后勤工作又会阳光灿烂了。

魏平华把头轻轻地靠在江昊的胸前，声音柔柔的，昊，你知道吗，在家时我从来不做梦，因为有你在身边。这半年多我每天夜里都做梦，又总是梦见你一身泥一身水的，我就给你洗，洗完了你又弄脏了，有时给我气得不行就这样打你。说着，魏平华就挥动着拳头，但拳头却轻轻地落在江昊的胸脯上。

江昊低下头在魏平华的脸上亲了亲，哎，饭好了吗，快给我吃一口，我马上还要去开碰头会。

你几天没吃饭了，你不能慢点儿吗？魏平华望着江昊那狼吞虎咽的样子，一边心疼地说，一边舀起一小勺汤轻轻地吹着，然后送到江昊的嘴边。

一会儿开完会我就直接到地里去了，今天晚上还有一场决战。江昊擦了擦嘴站起身来。

就剩一个晚上了，你不是已经都安排好了吗？再说我都半年没回来了，你……魏平华的眼圈又有些红了。

江昊走过来，捧起那张俊秀的脸，在魏平华的额头上又轻轻地亲了一下。看你，咱们也算老夫老妻了，别这样，我如果今天晚上不去，我更睡不着。就剩下十五队那三千多亩了，地形我最熟悉，我如果不在现场还是不放心。等着我，给我做点儿好吃的，我明天早上就回来。

魏平华倚在门框上，望着江昊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班子碰头会还是在二楼的那间小会议室里召开的，黎玉新坐在那里，面容憔悴，一看江昊进来了，就站起身来。

来，我先给你介绍一下，黎玉新指了指坐在他身边的一位梳着短发的女同志说，这是文丽同志，是省农垦厅干部处的科长，到咱们场挂职，分局党委决定由文丽同志担任农场党委副书记。

这时江昊才看清了会场上今天来的这张新面孔，于是热情地走上前去，握了握文丽伸过来的那只白皙柔软的手：欢迎欢迎，是上级来的领导，这回黎书记就可以放心出去治病了。

在握手的那一瞬间，他又望了一眼文丽，那是一张俊秀的脸，同时具有东方女性的柔美，又有着西方女性的生动。尤其是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忽闪忽闪的，带着笑意，他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又一时想不起来。文丽倒是很大方，说的话也显得干练而洒脱：江场长可是咱们省出了名的青年企业家呀，我这次是来学习的，还有一点也是来还愿的。

还愿？江昊和在场的几个人都有一些吃惊。

严格地说，是我们父女两代人的愿望，是对这片黑土地的一份情。至于具体为什么，将来你们会知道的。我的挂职时间是一年，在这一年当中还请各位多关照哇。

碰头会上几位领导分别把各自负责的工作汇报了一下，当务之急就是要在洪峰到来之前马上加高加固星星河的堤坝，还有，就是要密切关注红旗水库的形势。

江昊特意问了一下负责红旗水库防汛的副场长陆有为，红旗水库可是悬在咱们头顶上的大水盆啊，那里的情况可绝不能掉以轻心啊。

陆有为的眼皮好像有些发沉，听到问话，半天才支支吾吾地说，

这么多年水库都没出什么事，放心吧。

老陆啊，你这样说可不对呀，如果水库真的出了事儿，咱们就要受到东西两水的夹击，那可就危险了。江昊看着陆有为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有些不快地说。

黎玉新也神情严肃地讲道，这段时间对我们都是最关键的，现在我们太阳农场又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在座的各位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北面的太阳河，好在有完达山的余脉挡了一下，而东面的星星河和西面的红旗水库就像悬在我们头上的两把剑，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以对事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迎接这次考验。他还想说下去，可肝区那儿剧烈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停下来，把右手攥成了拳头，死死地顶住右下腹，头上也浸出了汗珠。

江昊马上接过话头说下去，现在全场坝外的小麦到今天晚上就可全部收完了，开完会我马上过去，其他同志还要各就各位。说到这里，他关切地望了望黎玉新，我看黎书记还是回去休息吧，马上通知医院派出医护人员，准备送黎书记进京治病。

黎玉新擦了擦头上的汗，连连地摆了摆手，不，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就是要治病，也要等到忙完了这一阵子。

黎书记，你，这怎么行？你的病不能再拖下去了。江昊的口气里半是劝解，半是命令：家里的事情你放心吧。

黎玉新脸色煞白，手也有些颤抖，江昊哇，你们大家的心情我能理解，可现在这种时候，让我离开，那不是给我治病，那是要我的命啊。按说，我黎玉新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也没那么高的境界，可我一想起和我坐一趟车来的那六名北京知青，现在就埋在红旗水库的大坝旁，我就觉得他们时时都在看着我，在这种时候离开，我还算个人吗？

黎玉新动情地说着，江昊的眼睛也潮湿了，可口气依然还是那样坚决：你的心情我们能理解，可你的病实在不能再拖了，要不，我们大家表个态，少数服从多数。

黎玉新忽地一下站起来，身子还有些打晃，大家的心意我领了，可我还是那句话，现在不能走，你们也别表态，你们现在要是把我当成书记，我今天就独裁一次吧，就这样定了，我还是负责二线的麦场，对了，文丽和我一同去，我顺便把情况介绍一下。

几个人互相看了看，江昊只好默默地点了点头。

江昊赶到十五队那片坝外小麦地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多钟了。老队长王左林匆匆地跑过来，江昊哇，你怎么又来了，我在这里你还不放心吗？

老队长，我不是不放心，你这么大年纪了，也累了好几天，你腿上的那个弹片早就给你找麻烦了吧？江昊关切地问着。

王左林故意重重地走了几步，你看看，这腿没事儿，我这把老骨头扛磕打。你看，那几个康拜因手也和你当年差不多，今天晚上都拼上了。

望着王左林那张消瘦的脸，江昊想起了自己在他身边工作的那些岁月。这老头子在抗美援朝时坚守上甘岭阵地，立过一等功，身上的伤疤就有七八处，一九五八年扛着上尉肩章来到太阳河边，一干就快四十年，可现在他依然是个连长。江昊在这里当连长时，王左林当书记，江昊走了之后，这个全场最大的连队都交给他了。还是保持着年年赢利第一的成绩，在全垦区是排在最前列的连队，在整个太阳农场这个棋盘上，十五队还是一枚最重要的棋子。

老队长，现在进度怎么样？江昊给王左林亲自点上了一支烟。

王左林接过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刚才我估摸了一下，这三千多亩已经干出一多半了，估计天亮之前能够拿下来。说来也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浪子回头金不换。

你说的是谁呀？王左林把江昊也给说糊涂了。

还不是你收拾过的那个王保山，这小子自从挨了你的那顿打之后，真是变了样，这不是，去年我提他当了机务副队长，就成天像

长在车上。王左林笑着指了指正前方的那台收割机，那小子就在那台上呢。

江昊也笑了，我那时也真有些虎，那回真是把他揍得够呛。

听说他还到场部去告过你？

可不是，要不是老场长把他顶回去，我还真的要有点儿麻烦呢。

现在他可是时常念叨你打得对。

坝外的咱们算抢回来了，下一步更关键，上游水文站已经有告急的消息，咱们这坝还得加高加固。江昊神情有些严肃。

王左林看看身边没有别人，就往江昊身边凑了凑，小昊子，你现在可是场长了，你不能看咱们爷们儿的笑话啊，十五队的堤坝是最长的，你能不能调给我两台挖掘机，那样我就更有把握了。

江昊笑了，我的老队长，挖掘机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告诉你吧，不是两台，而是三台。

你小子，净让我干着急。说着，王左林在江昊的身上砸了一拳。你就瞧好吧，就是星星河的水位再涨高两米，我也保证淹不着坝内的一棵庄稼。

不是两米，可能是三米，甚至是三米半。江昊脸上一点儿笑意都没有，老队长，根据近期的天气形势和水势预报，咱们的防御必须是超常规超历史的。

王左林盯着江昊，有那么严重吗？我在这儿可都快四十年了，还没有摊上那么大的水呢。

四十年没摊上，这回可能要轮上了。

太阳从河东边缓缓升起，星星河上就像撒上了无数珍珠，在阳光下，每一个浪花都闪烁着耀眼的光亮。

站在大坝上的江昊和王左林目送着最后一辆运粮车驶向连队的晒麦场，两个人都相视一笑。

哎，我说小昊子。只要是身边没有人时，王左林总是喜欢这样

喊江昊，虽然如今江昊已经四十多岁了，又是领导着三万人口的场长，可听着这称呼还是从心里感到亲切。

小昊子，平华出去学习快回来了吧？王左林用手撸了一把脸上的灰尘，关切地问。

江昊回答说，是昨天下午回来的。

好哇，你小子太不近人情了，人家小华出去半年多，回到家你却不着面，跑到坝上守我这糟老头子，你小子真浑。

王叔，这回江昊也不喊他老队长了，你看这种时候，我能在家里待得住吗？我……

什么这时候那时候的，天塌下来有我老头子在这顶着，常言道，小别胜新婚，你把人家小华扔在家，能不伤心吗？

我的好王叔，你老人家的心意我领了，可你更要知道，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和你擰着劲儿比割地的小昊子了，平华也不是那个扎着小辫儿跟着你要香瓜吃的小姑娘了，我们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再说，我现在不是场长吗？

四十多岁，你就是五十岁、六十岁，在我面前也是孩子，去去去，赶快给我回家去，向小华好好道歉，要不，再见面时，看我怎么收拾你。王左林故意瞪起了眼珠子。

哎呀，我说王队长，我可是场长，咱们谁收拾谁呀？江昊也故意和老人开着玩笑。

好哇，你小子敢威胁我，王左林弯腰捡起一根树枝，看我现在就打你。

江昊赶紧跑，好，好，我服了，我马上就回去。说着，招呼着司机小张，赶快跑，赶快跑，上甘岭老兵要发起进攻了。

王左林站在大坝上爽朗地笑着。

一坐上吉普车，脑袋一沾靠背，江昊就呼呼睡着了。小张两手把着方向盘，眼睛紧紧地盯着前方的路面，想把车开得更稳些。他

侧过头来看看面容消瘦满脸黑胡楂的江昊，心里想，他这场长当得真是太遭罪了，也就是他这样的体格，要是换个主儿早就累到医院去了。我给他开车也是小车班最累的一个，不管啥时候，刮风啊，下雨呀，都是照跑不误，我也真是服了，他这身体就像是铁打的，再说就是铁打的机器也该有保养的时候呀。当场长才两年，我倒觉得他人老了有十岁，不过太阳农场的三万百姓在这两年真是过上了抬头日子。卫星一颗一颗地放，楼房一座一座地起，原来拖欠了好几年的工资和退休金，都让他给补齐了。可这样的人也太少有了，人家《党的生活》杂志社来记者采访他，他就是躲着不见，记者只好去采访别人，临走时还是找到小江柳拿走了一张照片。这样的场长真是少有，你看看人家月亮湖的，那官儿当的，真是神气。谁像他这官儿，你看这车吧，好像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下来的。只要是在家，总是用这台破车跑，只有出远门时，才让动那台宝贝“沙漠风暴”。

可能是三分钟，最多不过五分钟。江昊突然醒了，忙问，到哪儿了？

我的大场长，咱们车现在还是沿着大坝往北走，一会儿该往左拐了。

噢，小张，一会儿你在山坡的墓地停一下。江昊特意提醒一句，眼睛一闭，又靠在了座椅上。

山坡上的这座小小坟茔，已经埋在了荒草之中。江昊走上去，把墓碑前面的荒草用手拔了拔，那墓碑上的字才算又看清了，上面的字早已经有些斑驳了。

司机小张也跟了过来，看那墓碑上刻着六个字：杨柱烈士之墓。小张就问江昊，听说这个杨柱是在星星河里淹死的。

江昊重重地点了一下头，是啊，那是十五年前了，对了，也是这个季节，麦收。

那你是和他在一起吗？小张望着江昊那一脸的深沉和感伤，低

声地问。

何止是在一起，你知道吗，他被淹死时，我都想去跳河。江昊绕着杨柱的坟走了一圈。虽然十五年了，可我觉得好像就在昨天。唉，他如果活着的话，现在都三十多岁了。

早晨的阳光照着那座小小的坟头，江昊拔了一遍墓碑旁的草，这时的墓碑显得肃穆而整洁。对着墓碑下面，便是大片的新开发的水稻田，齐刷刷的稻穗就像地毯一样铺向远方。

柱子啊，你看到了吧，当年的这块机车老打误的麦地，现在也变成高产的水稻田了。一亩的效益都顶上原来的三亩了，等忙过了这一阵子，我来好好为你修修墓。柱子，你看，咱们太阳农场真正像太阳一样地升起来了。

江昊站在杨柱的坟前，说话时的语气，就像杨柱还活着。

第二章

天上就像下了火，连空气都是干干的。太阳河的水好像一下子浅了不少，岸边柳树的叶子都在打着卷儿。

听天气预报说，后天这里将有一场大雨。江昊和杨柱开着那台收割机就像玩命似的在麦海中拼抢着。他们这台车已经连续干了三个昼夜，队长喊他们休息一下，他们说什么也不肯，只是拿过水壶咕嘟咕嘟地灌了一阵，又上了车。

师傅，听统计说咱们的车已经远远地超过了那几台，要不，咱们就先悠着点儿？杨柱把手罩在嘴上向江昊大声地喊着。

江昊的两只眼睛红红的，眉头也皱得打起了疙瘩，不行，你没听队长说吗，后天有大雨，赶快抢，不能停。

杨柱刚上这台车还不到半年，可小伙子处处学得认真，不管什么事儿一点就通，江昊对这个比他小挺多的徒弟非常满意。麦收开始时，老队长王左林让各个车长挑兵，江昊二话没说，就点了杨柱的名字，别的小区还有些不解，江昊这小子是不是疯了，居然点了一个小毛孩子。他这先进车组的红旗还要不要？

江昊才不管别人怎么议论呢，开完会后，把杨柱叫到跟前：柱子，我知道你今年才十八岁，虽然你也是太阳河边长大的孩子，可毕竟还没有干过重活。你知道这抢收小麦是什么意思吗？这叫龙口夺粮，我们的车要和洪水一起赛跑，抢在大雨之前把麦子收回来。这一上车，有可能就是几天几夜不睡觉，你挺得住吗？

师傅，噢，昊哥，你放心吧，往年我虽然没干过，可我看见你们干过，我上班的时候我爸就告诉我了，太阳河边的这块土地当年开出来不容易，几乎处处都有血和汗，今天我们一定要对得起它的。苦还不是人吃的，昊哥，干吧，我跟定你了。

金黄的麦海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他们开的收割机就像是麦海中的军舰。

运粮的车在每一条田间路上奔跑着，卷起一阵阵烟尘。

快吃午饭了，江昊和杨柱的这台车马上就要把又一块地收完了。就在这时，机器发出了异样的声响，接着就不转了。

杨柱跳下车，到后面仔细地查看起来。

师傅，是传送的齿轮坏了。杨柱对着操作台上的江昊焦急地喊着。

这是什么时候，真是越急越出岔儿。江昊嘴里嘟哝着跳下了车。到后面一看，果然，那个齿轮已经报废了。他回过头来问杨柱，你知道咱们库里还有吗？

昨天二号线要换这种齿轮的时候，队长说连场部物资科的大库里都没有了，那不是，二号车的陈师傅连夜跑了趟月亮湖。杨柱指了指在另一块麦地里收割的二号收割机。

那不是耽误时间了吗？再说……

还没等江昊说完，杨柱就抢着说，昊哥你放心吧，我马上过河去一趟，到月亮湖的二十八队去借一个。

这几天把你也累够呛，你小子还真挺得住，还是我去吧，你趁这个工夫好好检修检修。江昊望着被晒得又黑又红的杨柱说。

算了，昊哥，我不累，还是我去吧。你忘了，月亮湖二十八队的队长是我表哥，我去了，事情能好办些。杨柱说着，从开过来的送饭车上抓了两个馒头就向星星河边的大坝走去，边走边回过头来喊，昊哥，我两个小时保证回来。

这小子，真是好样的。江昊自言自语地说。

我看杨柱这小子和你刚上班的时候差不多，都是有一股犟劲儿。亲自开着车来送饭的连队管理员笑着说。

杨柱走了还不到十分钟，江昊就看见魏平华背着药箱急匆匆地跑过来。跑到跟前，不容分说地抓起江昊的手，焦急地问，伤在哪里？怎么伤的？

把江昊也问蒙了，谁说我伤了，没有哇。

还不是你那好徒弟，这个杨柱子，魏平华呼呼地喘着粗气，擦着满脸的汗，他说你手被砸伤了，让我赶快来。

这小子，心眼就是多，平华，他的这点儿心思你还知道吗？他是让咱们……江昊说着，脸一红。

魏平华点点头，这孩子心眼儿真好。说到这里时，魏平华抬起头，伸手摸了摸江昊那晒得已经红肿的肩膀，叹了口气说，唉，昊，我都知道了，你这都是为了我呀，要不，你那统计不是当得好好的。

你别听别人瞎说，那是没有的事儿。江昊矢口否认着。

你别瞒我了，我都知道了。人家指导员要把团政委的千金介绍给你，你却不干，非要、非要和我好，你也真是，放着驸马不当，这不是，统计也被拿下来了，又回来开车，我……

魏平华说着说着，抹起了眼泪。

别，快别哭，小华，咱们是一块儿长大的，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是那种见了权势就要卖身投靠的人吗？江昊从口袋里没有找到手绢，就走上前去，用自己的手背为平华擦着泪。别说是团政委的女儿，就是师政委、军政委的女儿，我也不稀罕。

平华抓住江昊的大手，捂在自己的脸上，一边流着泪，一边亲着江昊的手。

江昊，我一定对得起你，我已经跟我爸说了，凭你用这样的心思对我，我、我也要一辈子对你好。魏平华坚定地抬起头来。

麦地里几乎没有一丝风，摸一摸收割机，都烫手。

魏平华打开药箱，拿出一个药丸，递给江昊，这是我为你特意